卓吾先生批評龍谿王先生語錄鈔

卓吾先生批評龍谿王先生語錄鈔卷

新安後學　吳詞期
吳可善　校正

蓬萊會申約

士君子立身天地間惟出與處而已出則發為經綸思以兼善天下處則蘊為康濟思善其鄉以先細民未嘗無所事事若徒輕肥蕩恣虛生虛死甘與草木同朽腐是下流凡夫也能無恥乎吾會長彭山先生年老懸車著述之暇倣於

昔賢洛社香山集諸同志若干人爲蓬萊之會意蓋有在也會約凡六條立法之意頗善初行甚肅寖久約弛兼之存歿更代不常漸至於蠱文具徒存儆戒相成之意隱矣識者病焉夫率作興事必屢省而後成蠱元亨而天下治再造乾坤之時也承諸君之不鄙欲有所申飭僭爲一言彌縫補葺闡明六事恩與更始以善其後凡我同盟資邁中人志存尚友必不忍以凡夫自處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非諸君之望而誰

望哉

敦德業

原議士夫居鄉難於聞過此會之立正欲虛心受益相規相勸以善補過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喜者由衷達外一毫無所矯飾喜其得聞而改之也感應之機極神機動於此誠動於彼非人能以有過告之之爲難聞過而喜自有以來人之告之爲難也譬之有疾之人良醫識其致疾之原施之鍼砭投以湯液雖不免有痛楚之

瞑眩之苦樂而受之方幸其夙疾之有瘳也少有諱疾之心未免生忌雖有良醫亦將見之而走盧扁所以動心於膏肓也自今以後願諸君各發聞過則喜之心以諱疾爲戒時時虛懷務求盡言不以爲忌凡我同盟亦望以一體爲念與人同過誠意有餘而言若不足務盡忠告之益期於改而後已若心知其非而面爲之掩不規於身而退有後言尤非君子之用心亦非立約之初意也

崇儉約

原議越俗素稱雅直近習侈靡毎事尚奢今日之會正復古還淳之時會席議定三人一席毎席時果四色魚肉六器麪食二品不得過豐近日會者若以爲簡漸加豐腆殊非初意凡我同盟之人自今以始務如初約如過約者仍令再舉如式以示必罰僕從止於一人舁輿夫役盡遣歸食弗令混擾以此類推凡遇婚喪慶會儀節不妨其爲稱量務恊于度禮奢寧儉凡我同

盟相與同心共濟越俗庶有一變之機頃者不肖舉行喪禮與敬所君舉行婚禮略爲之兆亦所以先細民也

恤患難

原議吾輩素分守禮諒無一朝之患或變生不測有意外欺凌非所自取者凡我同盟務相體諒維持保護弗令失所此一體休戚之情也人無皆非之理凡患難之來未有無因而致者或利害相交責己常薄而責人常厚或貨財相及

豐於處已而薄於處人外假名義內藏險機勢以相軋利以相圖忿以相爭智以相競黨同伐異尚以爲公是非恣情徇欲尚以爲同好惡此皆自處非理致患之由不從外得不可不自反者凡我同盟有一於此務相規正啟其是非本心使之懲艾悔過以弭其變此即忠告之道全身遠害之術也夫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終身之憂在於憂不如舜舜爲法天下傳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凡前非理之處致患

之由皆鄉人之所爲耻爲鄉人則必志爲古人此重則彼輕持衡之勢也自古善學舜者莫如顏子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乃曾子追稱之辭雍閔由賜諸賢有所不能及也顏子宅心虛無視聽言動無非禮即是危微精一之傳顏子常自立於無過之地未嘗得罪於人人自犯之始可以言不校今人於患難之來動欲以犯而不校自處亦見其不自諒也已我以非理加於人人以非理答之是乃報施之常所謂出乎爾

者反乎爾者也烏得謂之犯正󠄁源自反以求其所未至豈可漠然視之而已乎故有孟子之自反然後可進於顏子之不校此尚友之次第一體之實學所謂終身之憂也

嚴約規

原議每月之會擇於初八日起至十八日內一舉之如遇良辰樂事或選勝出遊不妨再舉期以巳前赴會終酉而別有不得已者先於報册內開明毋托辭致罰終日談笑間亦當有益身

心其官司得失他人是非一切不置諸口違者罰自彭山揭背會中無所統一漸失初意毎談端一起閧然群和絲牽枝蔓若無了期驗諸人巳身心更無纖毫補益徒坐消日力而巳孔子有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夫豈不義而孔子言之凡浮談後說或近於鄙褻淪於猥昵騁能心誇勝見無補於身心無益於人巳皆不及義之言也小慧與大智正相反大智者本心靈虛洞徹如水鑑之應物變化云爲

萬物畢照未嘗有所動也小慧則矜飾炫露沾
沾自喜出以機心成以機械巧發幸中純白受
傷有道者之所羞爲故曰難矣哉自今以後願
與諸君圖爲更始之計趂此日力討個生身受
命着落處做毋值會期訂以辰刻赴會主人別
治靜室焚香默對外息塵緣内澄神慮相輪會
主啟請或証所得或質所疑或徵六經四子之
言以爲折衷或舉古人嘉言懿行以爲脊楷論
議稍有不合不妨虛心相與徐以俟之毋致動

氣充勝精神歸一氣象冲和斂而不傷於滯泰而不失於縱傷午就席酒行無算久坐神倦間起緩步或命題賦詩或雅歌投壺各以意適不至溺而忘返張弛迭用文武之道只此是學縱恣無檢固爲放心過於拘迫亦爲愼而無禮舞雩沂咏孔子所與此吾輩名教中樂事也人心自有天則知學者當自得之

明世好

原議今日之會不徒燕集而已必使身無過舉

子孫有所法則互相告戒期于有成繼吾後者相勉相期之意亦如今日古云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世衰教弛子弟失其所養不能皆賢雖有聰明智慧世以為才子弟其受病多在于傲傲凶德也以傲事父則不孝以傲事君則不忠丹朱之不肖象之不弟只傲之一字結果一生傲之反為謙謙德之柄也故謙以事父則為孝子謙以事君則為忠臣堯之允恭舜之溫恭只是謙到極處謙之六爻

無凶德地中有山內止而外順也若內不止而徒矯飾于外是爲足恭君子所不貴也吾人教養子弟先在去其傲心養其謙德至身外功名得之不得自有命在使子弟能溫恭退讓爲孝爲忠行無邪僻雖終身隱居亦不失爲克家之子苟不知謙順倖倖自高縱使發科耶第才名蓋世適足以長傲飾非非全身保家之道也欲使子弟得其所養在於親炙薰陶會中子弟有願聽教者不妨携至使執卑幼獻酧之禮觀法

攷鏡求以自淑志同則道同世講之好始不爲彌文耳

申約後語

右申約數條曰彭山會長所立舊規略爲分疏以見此會不爲虛擧若吾人所以安身立命處尚有向上一機不可不綮理會古人以人有五幸幸不爲禽獸幸生中國不爲夷狄幸爲男子不爲女人幸爲四民之首不爲農工商賈幸列衣冠生于盛世此是天地間第一等人不可不

自幸既爲天地間第一等人當做天地間第一等事第一等事非待外求即天之所以與我性命是也吾人若不知學不幹辦性命上事雖處衣冠之列即是襟裾之牛馬綺語巧言心口不相應即是能言之鸚鵡與禽獸何異夷狄氣性兇暴無信義無親戚上下之交吾人若使氣縱性不以信義自閑與夷狄何異女人所處在閨閫房幃所事在米鹽虀酒所欲在服飾玩好所係念在兒女玉帛丈夫志在四方若朝夕營營

無超然之興與女子何異與士與商賈異者以其尚義而遠利也農食以力工食以藝尚不肯空食吾人飽食終日安於素餐或孳孳於刀錐之間較量盈縮不能忘謀利之心將農工不如與商賈何異若是而齒衣冠處盛世亦幸生而免耳凡世間功名富貴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不可幸致若自巳性命人人所固有求之即得無待于外世人於功名富貴不可幸致者念念不能忘情於自巳性命所固有者多舍之而不知求

亦見其感也已陽明先師拈出良知兩字乃從生機中指個靈竅與人使知有用力之地今有不孝不弟之人指為不孝不弟則怫然而怒可見不孝不弟之人良知未嘗亡也甚至做賊之人指其為賊則忿然而鬬賊見孝子亦知肅然而敬可見做賊之人良知未嘗亡也堯舜之時指為孝弟之人後世之人亦以為孝弟堯舜之時指為不孝不弟之人後世之人亦以為不孝不弟可見千萬古上下良知未嘗亡也吾人若

眞發心爲性命信得此件事及只隨事隨物致此良知便是盡性便是終身保命之符不可須臾離者也世人以致知之學爲迂可無事于講者但未之思耳凡我同盟有踰七望八者有踰五望六者既脫世網下戲臺正好洗去脂粉觀見本來面目之時若於此不知回頭眞成當面蹉過可惜也已且人生世間如電光石火雖至百年只如倏忽大限到來定知不免古云誰人肯向死前休若信得此及見在世情嗜欲好醜

順逆種種未了之心便須全體放下將精神打併歸一只從省力處做惟求日減不求日增省力處便是得力處古人之學原是坦坦蕩蕩纔有拘攣束縛謂之天刑前巳略言之然真假毫釐辨之在早不可不自考也諸君果能如武公之好學恵也敢忘䑕瞽之箴交相警勉使人巳皆獲其益始足以先細民始信此會之不爲虛耳

鷄鳴憑虛閣會語

先生至留都鳳阿姜子順之周子率六舘諸生大會於鷄鳴憑虛閣觀者如堵殷生士望離席啟請易乾元亨利貞之義先生默而不答姜子周子爲圖請先生曰易爲君子謀此乃揭示學者用功之的非徒談說造化而已也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君子行此四德曰元亨利貞夫天地靈氣結而爲心無欲者心之本體即伏羲所謂乾也剛健中正純粹精天德也有欲則不能以達天德元亨利貞文王演之以贊乾

之爲德有此四者非有所加也元亨主發用利貞主閉藏故曰元亨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天地靈氣非獨聖人有之人皆有之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乃其最初無欲一念所謂元也元者始也亨通利遂貞正皆本於最初一念統天也最初一念即易之所謂復復其見天地之心意必固我有一焉便與天地不相似顏子不失此最初一念不遠而復纔動即覺纔覺即化故曰顏子其庶幾乎學之

的也夫學有要機功有頓漸無欲為要致良知其機也心之靈氣即木之萌孼水之源泉語其頓默之一字已盡其義顏之愚周之靜程之忘非言思所及也語其漸自萌孼之生以至於枝葉扶蘇由源泉之混以至於江河洋溢雖非二物要未可以躐等而致也周子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此漸法也學至於希天至矣而此端自士始孔門論士曰行已有耻使命不辱其次宗族稱孝鄉黨稱弟其次言必信行必果下次

此非至論直有爲而發耳

則斗筲俗流無足筭也吾人見在試各自反自信果能有恥不辱否果能稱孝稱弟否果能必信必果否脫若於此尚有所未能且須汲汲以希士爲下學始事苟不揣其本而循其源徒欲以斗筲俗流之心而妄意希天之學是猶入幽谷而羡喬木浥潢汚而誇渤澥秪益虗妄而已

慈湖精舍會語

緯川馮子葺慈湖精舍集鄉之同志每月六會以求相觀之益時先生至句章値會期相請涖

會馮子卬闡師門宗說先生曰知慈湖不起意之義則知良知矣意者本心自然之用如水鑑之應物變化云爲萬物畢照未嘗有所動也惟離心而起意則爲妄千過萬惡皆從意生不起意是塞其過惡之原所謂防未萌之欲也不起意則本心自清自明不假思爲虛靈變化之妙用固自若也空洞無體廣大無際天地萬物有像有形皆在吾無體無際之中範圍發育之妙用固自若也其覺爲仁其裁制爲義其節文爲

禮其是非爲知即視聽言動即事親從兄即喜怒哀樂之未發隨感而應未始不妙固自若也而實不離於本心自然之用未嘗有所起也馮子曰或以不起意爲滅意先生曰非也滅者有起而後滅不起意原未嘗動何有於滅馮子曰或以不起意爲不起惡意先生曰亦非也心本無惡不起意雖善亦可不得而名是爲至善起即爲妄雖起善意已離本心是爲義襲誠僞之所分也馮子曰或以不起意爲立說過高非初

學所能及何也先生曰亦非也初學與聖人之學只有生熟安勉不同原無二致故曰及其成功一也譬之行路初學則馴習步趨於庭除之間未能遠涉聖賢則能縱步千百里之外雖遠且險亦無所阻生熟則有間矣然庭除之步與百里之步未嘗有異也此入聖之微機也馮子曰或以慈湖之學爲禪何也先生曰慈湖之學得於象山超然自悟本心乃易簡直截根源說者因晦庵之有同異遂闢然目之爲禪禪之學

外人倫遺物理名爲神變無方要之不可以治
天下國家象山之學務立其大周於倫物感應
荆門之政幾於三代所謂儒者有用之學也世
儒溺於支離反以易簡爲異學特未之察耳知
象山則知慈湖矣衆中復舉慈湖疑正心清心
洗心皆非聖人之言何也先生曰古人垂訓皆
因病立方世人之心溺于舊習不能無邪無濁
無垢故示以正心清心洗心之方使之服食以
去其病病去則藥除矣所謂權法也先師謂慈

湖已悟無聲無臭之旨未能忘見象山謂子不說一敬仲常說一此便是一障苟不原古人垂訓之意一槩欲與破調則不起意三字亦爲剩語矣或問大學之要在誠意既不起孰從而誠之先生曰虞書道心惟微明心卽道微者心之本體卽所謂無聲無臭聖人天地不能使之著纔動于意卽爲人心而危僞之端也文王不識不知故能順帝之則纔有知識卽涉于意卽非於穆之體矣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言良

知無知而無不知也纔起于意始昏始塞始滑其良此千聖學脉也慈湖於雙明閣下舉本心爲問象山以扇訟是非答之慈湖恍然自悟澄然瑩然易簡和平匪思匪爲可言而不可議可省而不可度是非之心卽良知也致知者致其固有德性之知非推極知識之謂格物者格其見在應感之物非窮至物理之謂知者意之體物者意之用致知格物者誠意之功也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率其良知之自然而一無所作是

不必說講學只以此發大學一套話亦明透矣

謂王道無作則無起而意自誠正心修身達之家國天下一以貫之而無遺矣大學之全功也言之若易而爲之實難視之若近而探之愈遠故曰致知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

穎賓書院會紀

先生赴新安六邑之會績溪葛生文韶張生懋李生逢春追謁於斗山叩首曰某等深信陽明夫子良知之學誓同此心以此學爲終始惟先生獨得晚年密傳竊愿有以請也先生嘆曰有

是哉苟能發心求悟所謂容在汝邊凡有所說
即非容也三生曰請問致知格物之旨先生曰
此是吾人須臾不可離業次但此件事須得本
原方有歸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是學者最
初所發大志願吾人原與天地萬物同體靈氣
無處不貫明明德於天下不是使天下之人各
誠其意各正其心然後爲至只是此箇靈氣充
塞流行一毫無所壅滯顯見昭朗一毫無所間
隔所謂光於四方顯於西土是也天地萬物即

已分內事方是一體之仁不然只是獨學只成
小家當非大乘之法也然功夫須有次第非虛
見所能襲取浮氣所能支撑欲明明德于天下
須先明于一國欲明明德于一國須先明于一
家欲成齊治平之功非是體面上湊泊得來須
從修身始修身便是齊治平實下手處欲修其
身非是軀殼上粉飾得來須從正心始正心便
是修身實下手處身心原是一體非禮勿視聽
言動是修身所以勿處却在心身之靈明主宰

謂之心心之凝聚運用謂之身無心則無身矣無身則無心矣一也心無形象無方所孰從而正之纔要正心便有正心之病正心之功只在誠意上用心無不善意方有善有不善善真好惡真惡謂之誠意意有善有不善孰從而辨之所以分別善惡之機在良知意之所用為物良知是誠意之秘訣物是意所用之實事良知自有天則正感正應不過其則謂之格物此是綿密不容紊之節次懇切不容已之功夫於此實

用其力不爲虛見浮氣所勝方是與物同體之實學孔門之學專務求仁顏子四勿是爲仁實用力處子貢博施濟衆便不免虛見浮氣承當孔子告以欲立達之旨正是不容已真根子使之近以取譬爲仁之方也諸生是初所發願力有此件事終始保任亦只是保任此而已此方是深信良知方是孔門家法到得悟時更當有印證處非可躐等而求也

天柱山房會語 與張陽和周繼實裘子充問答

陽和張子自謂功名一念已能忘機不動心先生曰何言之易易也嘗有鄉老譏先師曰陽明先生雖與世間講道學其實也只是功名之士先師聞之謂諸友曰你道這老者是譏我是稱我諸友笑曰此直東家丘耳何與於譏稱師曰不然昔人論士之所志大約有三道德功名富貴聖學不明道德之風邈矣志於功名者富貴始不足以動其心我今於世間講學固以道德設教是與人同善不容已之心我亦未能實有

諸巳一念不謹還有流入富貴時候賴天之靈
一念自反覺得早反得力未至墮落耳世衰道
喪功利之毒浹於人之心髓士鮮以豪傑自命
以世界論之是千百年習染以人身論之是一
生幹當古今人所見不同大抵名浮而實下古
之所謂功名今之道德古之所謂富貴今之功
名若今之所謂富貴狗偷鼠竊競競刀錐之利
比於乞墦穿窬有儀秦所耻而不屑爲者其視
一怒安居之氣象何如也吾子看得功名題目

太淺所以如此自信若觀其深必如百里奚之不入爵祿於心王曾之不事溫飽始足以當功名達如伊傅窮如孔孟立本知化經綸而無所倚始足以當道德也

子克曰先生扁堂曰疑道敢請所扁之義先生曰疑是疑翕之意乃學問大基本君子不重則學不固固即疑翕之謂也天地之道陰陽而已矣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易簡所以配至德也日月者陰陽之聚也其行有

密故能得天而久照君子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吾人精神易於發泄氣象易於浮動只是不密密即所謂凝也故曰夙夜基命宥密孔之默顏之愚周之拙明道之端坐皆此義也凝非灰心枯坐之謂

張子謂世之學者平時不知所養躁心浮念未易收攝須從靜坐入路明道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象山見門人槐堂習靜知其天理顯矣先生曰今人都說靜坐其實靜坐行持甚難非昏

沉則散亂念有所着卽落方所若無所着卽成頑空此中須有機竅不執不蕩從無中生有有而不滯無而不空如玄珠罔象方是天然消息子克謂沛時常習靜正坐此二病作祟昔人謂不敢問至道願聞衛生之經先生曰人之有息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子欲靜坐且從調息起手調息與數息不同數息有意調息無意綿綿密密若存若亡息之出入心亦隨之息調則神自返神返則息自定心息相依水火自交

謂之息息歸根入道之初機也然非致知之外另有此一段功夫只於靜中指出機竅令可行持此機竅非臟腑身心見成所有之物亦非外此別有他求棲心無寄自然玄會恍惚之中可以默識要之無中生有一言盡之愚昧得之可以立躋聖地非止衛生之經聖道亦不外此

先生會宿山窩子克見先生酣睡呼吸無聲喜曰精神保合氣血安和此壽徵也先生曰未足為貴此直後天安樂法耳世人終日營擾精神

困憊夜間靠此一睡始彀一日之用一點靈光盡爲後天濁氣所掩是謂陽陷於陰坎之象也至人有息無睡謂之息者耳無聞目無見四體無動心無思慮如種火相似先天元神元氣停育相抱真意綿綿開闔自然與虛空同體與虛空同體是與虛空同壽始爲壽徵也孟軻氏指出日夜所息示人以用力之方平旦清明之氣不使爲旦晝之所梏亡蓋幾之矣若夫生死一事更須有說有任生死者有超生死者易曰原

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説生死如晝夜知晝則知夜矣故曰未知生焉知死平時一切毀譽得喪諸境纔有二念便是生死之根毀譽得喪能一則生死一矣苟從軀殼起念執吝生死務求長生固佛氏之所呵也列子云五情苦樂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百年猶厭其多况久生乎應緣而生是爲原始緣盡而死是爲反終一日亦可百年亦可忘機委順我無容心焉任之而已矣至於超生死之説更有向上一機退以

爲進冲以爲盈行無緣之慈神不殺之武固乎不局之鑰啟乎無轍之途生而無生生不知樂死而無死死不知悲一以爲厄言一以爲懸解悟者當自得之然亦非外此更有一段功夫艮知虛寂明通是無始以來不壞元神本無生本無死以退爲進者乾之用九不爲首也以冲爲盈者滿損謙益天之道也過化存神利而不庸是爲無緣之慈聰明睿智以達天德是爲不殺之武無局鑰可守無轍迹可循曠然四達以無

用爲用也千聖皆過影萬年如一息又何生死
之可言哉
士克曰陽明夫子居喪有時客未至慟哭有時
客至不哭陽和終以不哭爲疑敢請先生曰凶
事無詔哀哭貴於由衷不以客至不至爲加減
也昔人奔喪見城郭而哭見室廬而哭自是哀
心不容已今人不論哀與不哀見城郭室廬而
哭是乃循守格套非由衷也客至而哭客不至
而不哭尤爲作僞世人作僞得慣連父母之喪

亦用此術以爲守禮可嘆也已毀不滅性哀亦是和悟得時即此是學

子充繼實跪而請曰先生轍環天下隨方造就引掖固是愛人不容已之心但往來交際未免陪費精神非高年所宜靜養寡出息緣省事以待四方之來學如神龍之在淵使人可仰而不可窺風以動之更覺人已皆有所益先生曰二子愛我可謂至矣不肖亦豈不自愛但其中亦自有不得已之情若僅僅專以行教爲事又成

窶貧矣時常處家與親朋相蕪昵與妻叙倜儻相比狎以習心對習事回循隱約固有客制其命而不自覺者纔離家出遊精神意思便覺不同與士夫交承非此學不究與朋儕酧荅非此學不談晨夕聚處專幹辦此一事非惟閑思妄念無從而生雖世情俗態亦無從而入精神自然專一意思自然冲和教學相長欲究極自已性命不得不與同志相切劘相觀法同志中因此有所興起欲與共了性命則是衆中自能取

益非吾有法可以授之也男子以天地四方爲志非堆堆在家可了此生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原是孔門家法吾人不論出處潛見取友求益原是已分内事若夫人之信否與此學之明與不明則存乎所遇非人所能強也至于閉關獨善養成神龍虛譽與世界若不相涉似非同善之初心吾非不能蓋不忍也

書同心册卷

陽和張子志於聖學有年謁假歸省侍膳之餘

時處雲門山中修習靜業期予往會商訂舊學
頗證交修之益其志可謂勤矣間出京邸諸同
志贈言手冊予得展而觀之或發主靜翕聚之
旨或申求仁一體之義或究動靜二境得失之
機往復參互要在不悖師門宗教誠所謂同心
之言矣張子復蘄予一言爲之折衷以輔成所
志非苟然也姑述所聞于自取正焉夫主靜之
說本於濂溪無極所生真脉路本註云無欲故
靜聖學一爲要一者無欲也一爲太極無欲則

無極矣夫學有本體有工夫靜為天性良知者性之靈根所謂本體也知而曰致翕聚緝熙以完無欲之一所謂工夫也良知在人不學不慮爽然由於固有神感神應盎然出於天成本來真頭面固不待修證而後全若徒任作用為率性倚情識為通微不能隨時翕聚以為之主倏忽變化將至於蕩無所歸致知之功不如是之疎也譬諸天地之化貞以啟元日月之運晦以生明元與明不待貞晦而始有非貞晦則運化

之機息矣貞晦者翕聚之謂所以培其固有之良達其天成之用非有加也蒙之象曰山下出泉夫山下之泉本靜而清濬其源疏其流順則達之滑則澄之蒙養之正聖功也翕聚所以爲養也故謂爽然豁然不足以盡良知必假學慮而號夫天機之神應非所以稽聖謂作用情識卽所以爲致知而忽夫翕聚緝熙之功非所以徵學善學者默而存之求以自得可也孔門之學惟務求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主靜之

學在識其體而存之非主靜之外別有求仁之功也靜爲萬化之原生天生地生萬物而天地萬物有不能違焉是謂廣生大生乾坤之至德也故曰視不見聽不聞體物而不遺不見不聞靜根也體之不遺者與物爲體微而顯誠之不可揜也世之談學者或謂靜中易至頹墮須就動上磨鍊或謂動上易至蕩搖須就靜中攝養或謂久涉塵勞慮其逐動而易於淪沒久處山林慮其耽靜而易於枯槁須動靜交參始不滯

於偏見夫根有利鈍習有淺深學者各安分量或動上磨鍊或靜中攝養或動靜中交參譬之地中生木但得生意不息和風旭日固所以爲煦育嚴霜凍雪亦所以爲堅凝以漸而進惟求有益於得及其成功一也此權法也聖學之要以無欲爲主以寡欲爲功寡之又寡以至於無無爲而無不爲寂而非靜感而非動無寂無感無動無靜明通公溥而聖可幾矣此實際也竊念吾之一身不論出處潛見當以天下爲已任

伊尹先得吾心之同然非意之也古之欲明明
德於天下最初立志便分路徑入此路徑便是
大人之學外此便是小成曲學先師萬物一體
之論此其胚胎也吾人欲為天地立心必其能
以天地之心為心欲為生民立命必其能以生
民之命為命今吾所謂心與命者果安在乎識
得此體方是上下與天地同流宇宙內事皆已
分內事方是一體之實學所謂大丈夫事小根
器者不足以當之孔孟之汲汲皇皇席不煖轍

不停若玩云子於道豈其得已也哉天下有道
丘不與易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非過於自
任分定故也區區不足道食飲動息混迹隨時
只是世間項背人妄意古人之學此一路徑似
謂天廳與人爲善一念根於所性不容自已予
亦不知其何心也所望吾子終始此志出頭擔
負其臻大業務荅諸同志倚待之心方是不孤
溫飽做人的勾當方是不愧屋漏配天地宰萬
物的功程了此一事何事不辦眞不係今與古

已與人也孰重孰重

與陽和張子問荅

問良知不分善惡竊嘗聞之矣然朱子云良者本然之善恐未爲不是繼之者善孟子道性善此是良知本體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即良知也知之未嘗復行即致良知也學者工夫全在于知善知惡處爲之力去之決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必取自慊而後已此致知之實學也若曰無善無惡又曰不思善不思

性亦無善無惡所感亦無善無惡亦無性亦無本體亦無知不知

惡恐鶻突無可下手而甚者自信自是以妄之念所發皆爲良知人欲肆而天理微矣請質所疑

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善與惡相對待之義無善無惡是謂至善至善者心之本體也性有所感善惡始分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致其本體之知去惡而爲善是謂格物知者寂之體物者感之用意者寂感所乘之機也毋自欺者不自欺其良知也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良知誠切無

所作僞也真致良知則其心常不足無有自滿之意故曰此之謂自慊纔有作僞其心便滿假而傲不誠則無物矣知行有本體有工夫良知良能是知行本體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皆指功夫而言也人知未嘗復行爲難不知未嘗不知爲尤難顏子心如明鏡止水纖塵微波纔動卽覺纔覺卽化不待遠而後復所謂庶幾也若以未嘗不知爲良知未嘗復行爲致良知以知爲本體行爲工夫依舊是先後

之旨非合一本旨矣不思善不思惡良惕之說
予嘗有書商及此事今述其大略以請彭山深
懲近時學者過用慈湖之弊謂今之論心者當
以龍不以鏡惟水亦然夫人心無方體與物無
對聖人不得已取諸譬喻初非可以比而論也
水鏡之喻未爲盡非無情之照因物顯象應而
無迹過而不流自姸自媸自去自來水鏡無與
焉蓋自然之所爲未嘗有欲也着虛之見本非
是學在佛老亦謂之外道只此着便是欲已失

其自然之用吾儒未嘗有此也又云龍之爲物以警惕而主變化者也自然是主宰之無滯曷嘗以爲先哉坤道也非乾道也其意若以乾主警惕坤主自然警惕時未可自然自然時無事警惕此是墮落兩邊見解夫學當以自然爲宗警惕自然之用戒謹恐懼未嘗致纖毫之力有所恐懼則便不得其正此正入門下手工夫自古體易者莫如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乃真自然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乃真警惕乾坤二用

純亦不已是豈可以先後而論哉慈湖不起意之說善用之未爲不是葢人心惟有一意始能起經綸成變化意根於心心無欲則念自一一念薦存無有起作正是本心自然之用艮背行庭之旨終日變化而未嘗有所動也可細細參玩得其警惕自然之旨從前所疑將不待辯而釋然矣

問孔子教人罕罕以孝弟忠信而罕言命與仁葢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故但以規矩示

之使有所執持然後可以入道大匠教人必以規矩若夫得心應手之妙在乎能者從之而已一貫之傳自曾賜而下無聞也今良知之旨不擇其人而語之吾道不幾于褻乎且使學者棄規矩而談妙悟深為可憂也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然得手應心之妙不出規矩之外存乎人之自悟耳孝弟忠信是孔子教人之規矩孔子自謂子臣弟友之道有未能而學以忠信為主本以此立教亦以此徵學然孝

弟忠信夫婦所能及其至聖人所不能貫而隱也孔門之學務于求仁今日之學務于致知非有異也春秋之時列國分爭天下四分五裂不復知有一體之義故以求仁立教自聖學失傳學者求明物理於外不復知有本心之明故以致知立教時節因緣使之然也良知二字是徹上徹下語良知知是知非良知無是無非知是知非即所謂規矩忘是非而得其巧即所謂悟也中人上下可語與不可語亦在乎此夫良知

之旨所謂中道而立能者從之非有所加損也
夫道一而已矣孔子與門弟子言未嘗不在于
一及門之人篤實莫如曾子穎悟莫如子貢二
子能傳師教故於二子名下標示學則以見孔
門教人之規矩非曾賜以外無聞也孔子告曾
子以一貫及其語弟子則示以忠恕之道明忠
恕即一貫也子貢謂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
而聞性與天道孔子未嘗不言但聞之有得與
不得之異耳棄規矩而談妙悟自是不善學之

病非良知之教使之然也
闕狂者行不掩言亦只是過于高明脫落格式之類耳必無溺于汙下之事鄉愿之忠信廉潔謂之曰似則非真忠信廉潔也矯情飾僞可以欺世俗而不能欺於君子襲取于外而終無得于中故曰德之賊也若果所行真是忠信廉潔則必爲聖人所取何至病之若是耶今以行不掩言者爲狂而忠信廉潔爲鄉愿則將使學者猖狂自恣而忠信廉潔之

行蕩然矣請問其說

狂者行不掩言只是過於高明脫落格套無溺於污下之事誠如來教所云夫狂者志存尚友廣節而疎目旨高而韻遠不屑彌縫格套以求容于世其不掩處雖是狂者之過亦其心事光明特達略無回護蓋藏之態可幾於道天下之過與天下共改之吾何容心焉若能克念則可以進于中行此孔子所以致思也若夫鄉愿一生幹當分明要學聖人忠信廉潔是學聖人之

御評
真思淡以飲也

完行同流合汙是學聖人之包荒謂之似者無得于心惟以求媚于世全體精神盡向世界陪奉與聖人用心不同若矯情飾僞人面前忠信廉潔在妻子面前有些敗缺妻子便得以非而刺之矣謂之同流不與俗相異同之而已謂之合汙不與世相離合之而已若自己有所汙染世人便得以非而刺之矣聖人在世善者好之不善者猶惡之鄉愿之爲人忠信廉潔既足以媚君子同流合汙又足以媚小人比之聖人局

面更覺完美無滲漏堯舜之聖猶致謹于危微常若有所不及鄉愿傲然自以爲是無復有過可改故不可以入堯舜之道似德非德孔子所以惡之尤深也三代而下士鮮中行得鄉愿之一肢半節皆足以取盛名于世究其隱微尚不免致疑於妻子求其純乎鄉愿且不易得況聖人之道乎夫鄉黨自好與賢者所爲分明是兩條路徑賢者自信本心是是非非一毫不從人轉換鄉黨自好即鄉愿也不能自信未免以毀

妙

譽爲是非始有違心之行徇俗之情虞廷觀人先論九德後及于事乃言曰載采采所以符德也善觀人者不在事功名義格套上惟於心術微處察窺而得之譬之秦鏡之燭神奸自無所遁其情也

萬松會紀

少松滕子率學博諸生會于萬松仰聖祠中首舉乾潛之說請闡其義先生曰乾之六位皆乘龍御天之學時有始終而德無優劣潛之爲言

隱而未見龍之德伏地千年始見其天全也吾人所積不厚精神易於泄漏才智易於眩露汲汲然求見于世只是不能潛未免於易世成名之心不足以達天德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是二義遯世而人以爲是如神龍之蟄於淵可望而不可卽有名可成無悶爲易遯世而人不以爲是則非之者衆矣或以爲僞或以爲矯甚或以爲巧捷徑圖速化無復有名可成無悶尤難學至于無名其至矣古人論學必以此爲極

遯中庸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語曰人不知而不慍皆此意也文言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在下之陽即河圖之天一洛書之履一一順一逆造化顯藏之機必如此而後爲潛龍之學也復開蒙養之義先生曰蒙者穉也山下出泉蒙穉之者曰靜而清也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赤子無智巧無技能無筭計純一無僞清靜本然所謂蒙童也得其所養復其清靜之體不以人僞害之是爲聖功大人通達萬變是鑒察於混沌

反以害之也吾人學不足以入聖只是不能蒙知識反爲良知之害才能反爲良能之害計筭反爲經綸之害若能去其所以害之者復還本來清靜之體所謂溥博淵泉以時而出聖功自成大人之學在是矣

大人通達萬變正是左右逢原混沌剖出唯必以通達萬變爲聖人乃是鑿敗於混沌也

致知議略

徐生時舉將督學敬所君之命奉奠　陽明先師遺像於天真因就十而問學臨別出雙江東廓念菴三公所書贈言卷所予一言以証所學二公言若人殊無非發立演繹以明師門致知之宗要予雖有所言亦不能外於此也夫良知之與知識差若毫釐究實千里同一知也知如是則爲良知如是則爲識知如是則爲德性之知如是則爲聞見之知不可以不早辨也良知者本心之明不由學慮而得先天之學也知識則不能

且信其心未免假於多學億中之助而已入於佞天矣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即是發而中節之和此是千聖斬關第一義所謂無前後内外渾然一體者也若良知之前别求未發即是二乘沉空之學良知之外别求已發即是世儒依識之學或攝感以歸寂或緣寂以起感受症雖若不同其爲未得良知之宗則一而已爰述一得之見釐爲數條用以就正於三公幷質諸敬所君且以答生來學之意

獨知無有不良不睹不聞良知之體顯微體用通一無二者此也戒慎恐懼致知格物之功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日用倫物之感應而致其明察者此也知體本空着體即爲沉空知本無知離體即爲依識

易曰乾知大始乾知即良知乃渾沌初開第一竅爲萬物之始不與萬物作對故謂之獨以其自知故謂之獨知乾知者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七德不備不可以語良知中和位育皆從此出

統天之學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者也

良知者無所思爲自然之明覺即寂而感行焉寂非內也即感而寂存焉感非外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幾之微也動而未形發而未嘗發也有無之間不可以致詰此幾無前後無內外聖人知幾賢人庶幾學者審幾故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知幾故純吉而無凶庶幾故恒吉而寡凶審幾故趨吉而避凶過之則爲忘幾不及則爲失幾忘與失所趨雖異其爲不足以

成務均也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未嘗復行正是無性之知孔門致知之學所謂不學不慮之良知也纔動即覺纔覺即化未嘗有一毫凝滯之迹故曰不遠復無祇悔子貢務於多學以億而中與顏子正相反顏子歿而聖學亡子貢學術易於湊泊積習漸染至千百年而未已也先師憂憫後學將此兩字信手拈出乃是千聖絕學世儒不自省悟反閧然指以爲異學而非之夜光之珠

視者按劒亦無怪其然也

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言良知之外別無知也鄙夫之空空與聖人之空空無異故叩其兩端而竭兩端者是與非而已空空者道之體也口惟空故能辨甘苦目惟空故能辨黑白耳惟空故能辨淸濁心惟空故能辨是非世儒不能自信其心謂空空不足以盡道必假於多學而識以助發之是疑口之不足以辨味而先淍以甜酸目之不足以別色而先泥以鉛粉耳之

不足以審音而先遁以宮羽其不至於爽失而瞶瞶者幾希矣

學覺而已自然之覺良知也覺是性體良知即是天命之性良知二字性命之宗格物是致知日可見之行隨事致此良知使不至於昏蔽也吾人今日之學謂知識非良知則可謂良知外於知覺則不可謂格物正所以致知則可謂在物上求正而遂以格物爲義襲則不可後儒謂纔知即是已發而別求未發之時所以未免於

動靜之分入於支離而不自覺也

致知議辨

雙江子曰邵子云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先天言其體後天言其用蓋以體用分先後而初非以美惡分也良知是未發之中先師嘗有是言若曰良知亦即是發而中節之和詞涉迫促寂性之體天地之根也而曰非內果在外乎感情之用形器之迹也而曰非外果在內乎抑豈內外之間別有一片地界可安頓之乎即

寂而感存焉即感而寂行焉此論見成似也若為學者立法恐當更下一轉語易言內外中庸亦言內外今日無內外易言先後大學亦言先後今日無先後是皆以統體言工夫如以百尺一貫論種樹而不原枝葉之碩茂由於根本之盛大根本之盛大由於培灌之積累此鄙人內外先後之說也良知之前無未發良知之外無已發似是渾沌未判之前語設曰良知之前無性良知之外無情即謂良知之前與外無心

語雖玄而意則舛矣尊兄高明過人自來論學只是混沌初生無所污壞者而言而以見在爲具足不犯做手爲妙悟以此自娛可也恐非中人以下之所能及也

先生曰寂之一字千古聖學之宗感生於寂寂不離感舍寂而緣感謂之逐物離感而守寂謂之泥虛夫寂者未發之中先天之學也未發之功卻在發上用先天之功卻在後天上用明道云此是日用本領工夫卻於已發處觀之康節

先天吟云若說先天無箇字後天須用着工夫可謂得其旨矣先天是心後天是意至善是心之本體心體本正纔正心便有正心之病纔要正心便已屬於意欲正其心先誠其意猶云舍了誠意更無正心工夫可用也良知是寂然之體物是所感之用意則其寂感所乘之機也知之與物無復先後可分故曰致知在格物致知工夫在格物上用猶云大學明德在親民上用離了親民更無學也良知是天然之則格者正

也物猶事也格物云者致此良知之天則於事事物物也物得其則謂之格非於天則之外別有一段格之之功也前謂未發之功只在發上用者非謂矯強矜飾於喜怒之末徒以制之於外也節是天則即所謂未發之中也中節云者循其天則而不過也養於未發之豫先天之學是矣後天而奉時者乘天時行人力不得而與曰奉曰乘正是養之之功若外此而別求所養之豫即是遺物而遠於人情與聖門復性之旨

為有間乎即寂而感行焉即感而寂存焉正是合本體之工夫無時不感無時不歸於寂也若以此為見成而未及學問之功又將何如其為用也寂非內而感非外蓋因世儒認寂為內感為外故言此以見寂感無內外之學非故以寂為外以感為內而於內外之間別有一片地界可安頓也既云寂是性之體性無內外之分則寂無內外可不辨而明矣良知之前無未發者良知即是未發之中若復求未發則所謂沉空

也良知之外無已發者致此良知即是發而中節之和若別有已發即所謂依識也語意似亦了然設爲良知之前無性良知之後無情即謂之無心而斷以爲混沌未判之前語則幾於推測之過矣公謂不肖高明過人自來論學只從混沌初生無所污壞者而言而以見在爲具足不犯做手爲妙悟不肖何敢當然竊窺立言之意却實以爲混淪無歸着且非污壞者所宜妄意而認也觀後條於告子身上發例可見矣愚

則謂良知在人本無汚壞雖昏蔽之極苟能一念自反即得本心譬之日月之明偶爲雲霧之翳謂之晦耳雲霧一開明體即見原未嘗有所傷也此原是人人見在具足不犯做手本領工夫人之可以爲堯舜小人之可使爲君子舍此更無從入之路可變之幾固非以爲妙悟而妄意自信亦未嘗謂非中人以下所能及也

若論實際非但中人以下所不能及雖聖人亦不能及

雙江子曰本義云乾主始物而坤作成之已似於經旨本明白知字原屬下文今提知字屬乾字遂謂乾知爲良知不與萬物作對爲獨知七德咸備爲統天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是以統天贊乾元非贊乾也及以下文照之則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又以易簡爲乾坤之德而知能則其用也人法乾坤之德至於易簡則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他又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

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健順言其體易簡言其德知言其才阻險言其幾能說能研言聖人之學定吉凶成亹亹言聖人之功用六經之言各有攸當似難以一例牽合也

先生曰乾知太始太始之知混沌初闢之竅萬物所資以始知之爲義本明不須更訓主字下文証之曰乾以易知以易知爲易主可乎此是統天之學贊元即所以贊乾非二義也其言以體以德以才以變以學以功用雖經傳所有屑

屑分疏亦涉意象恐非易簡之旨公將復以不睹為混沌語矣

雙江子曰程子云不睹不聞便是未發之中說發便屬睹聞獨知是良知的萌芽處與良知似隔一塵此處著功雖與半路修行不同要亦是半路的路頭也致虛守寂方是不睹不聞之學歸根復命之要蓋嘗以學之未能為憂而乃謂偏於虛寂不足以該乎倫物之明察則過矣夫明物察倫由仁義行方是性體自然之覺非以

明察爲格物之功也如以明察爲格物之功是
行仁義而襲焉者矣以此言自然之覺誤也其
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不知指何者爲無形聲
而視之聽之非以日用倫物之内別有一箇虛
明不動之體以主宰之而後明察之形聲俱泯
是則寂以主夫感靜以御乎動顯微隱見通一
無二是也夫子於咸卦特地提出虛寂二字以
立感應之本而以至神贊之蓋本卦之止而說
以發其蘊二氏得之而絕念吾儒得之以通感

毫釐千里之差又是可見

先生曰公謂夫子於咸卦提出虛寂二字以立感應之本本卦德之止而悅以發其蘊是矣而謂獨知是良知的萌芽纔發便屬睹聞要亦是半路修行的路頭明察是行仁義而襲非格物之功致虛守寂方是不睹不聞之學日用倫物之內別有一箇虛明不動之體以主宰之而後明察之形聲俱泯似於先師致知之旨或有所未盡契也良知即所謂未發之中原是不睹不

聞原是莫見莫顯明物察倫性體之覺由仁義行覺之自然也顯微隱見通一無二在舜所謂玄德自然之覺即是虛即是寂即是無形無聲即是虛明不動之體即爲易之蘊致者致此而已守者守此而已視聽於無者視聽此而已主宰者主宰此而已止則感之專悅則應之至不離感應而常寂然故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今若以獨知爲發而屬於覩聞別求一箇虛明不動之體以爲主宰然後爲歸復

之學則其疑致知不足以盡聖學之蘊特未之明言耳其曰二氏得之以絕念吾儒得之以通感恐亦非所以議上乘而語大成也

雙江子曰兄謂聖學只在幾上用功有無之間是人心真體用當下具足是以見成作工夫看夫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今不謂誠神爲學問真工夫而以有無之間爲人心真體用不幾於舍筏乱岸能免望洋之嘆乎誠精而明寂而疑於無也而萬象森然已具無而未

嘗無也神應而妙感而疑於有也而本體寂然不動有而未嘗有也即是爲有無之間亦何不可老子曰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常寂常應真常得性常應常定常清淨矣則是以無爲有之幾寂爲感之幾非以寂感有無隱度其文故令人不可致詰爲幾也知幾之訓通書得之易傳子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即書之動而未形有無之間之謂易曰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此夫子之斷案也蓋六二

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故能不溺於豫上交不諂下交不瀆知幾也盱豫之悔諂也冥貞之疾瀆也幾在介而非以不諂不瀆為幾也易曰憂悔吝者存乎介介非寂然不動之誠乎中庸曰至誠如神又曰誠則明言幾也舍誠而求幾失幾遠矣內外先後混逐忘助之病當有能辨之者

先生曰周子云誠神幾曰聖人良知者自然之覺微而顯隱而見所謂幾也良知之實體為誠

良知之妙用為神幾則通乎體用而寂感一貫故曰有無之間者幾也有與無正指誠與神而言此是千聖從入之中道過之則墮於無不及則滯於有多少精義在非謂以見成作工夫且隱度其文令人不可致詰為義也豫之六二以中正自守不溺於豫故能觸幾而應不俟終日而吉良知是未發之中良知自能知幾非良知之外別有介石以為之守而後幾可見也大學所謂誠意中庸所謂復性皆以慎獨為要獨即

幾也

雙江子曰克己復禮三月不違是顏子不遠于復竭才之功也復以自知蓋言天德之剛復全於我而非群陰之所能亂卻是自家做主宰定故曰自知猶自主也子貢多識億中為學誠與顏子相反至領一貫之訓而聞性與天道當亦有見于具足之體要未可以易視之也先師良知之教本於孟子孟子言孩提之童不學不慮知愛知敬蓋言其中有物以主之愛敬則主之

所發也今不從事於所主以克滿乎本體之量而欲坐享其不學不慮之成難矣總是不曾見得故遂信不得

先生曰顏子德性之知與子貢之多學以億而中學術同異不得不辯非因其有優劣而易視之也先師良知之說倣於孟子不學不慮乃天所爲自然之良知也惟其自然之良不待學慮故愛親敬兄觸機而發神感神應惟其觸機而發神感神應而後爲不學不慮自然之良也自

然之良即是愛敬之主即是寂即是虛即是無聲無臭天之所爲也若更于其中有物以主之欲從事于所主以克滿其本然之量而不學不慮爲坐享之成不幾于測度淵微之過乎孟子曰凡有四端于我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天機所感人力弗得而與不聞于知之上復求有物以爲之主也公平時篤信白沙子靜中養出端倪與欛柄在手之說若舍了自然之良別有所謂端倪欛柄非愚之所知也吾

人致知之學不能入微求免撓人意見卽義襲以充其自然之良則誠有所不免若聽自然之良未足以盡學復求有物以主之且謂覺無存發亦不可以寂言將使人併其自然之覺而疑之是謂矯枉之過而復爲偏不可以不察也

雙江子曰時人以夫子多學而識知足以待問也故凡問者必知焉夫子不欲以知教人也故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至于告人則不敢不盡有鄙夫問於我空空焉無所知我必叩兩端而

竭焉兩端之竭非知之盡者不能於是見夫子
待物之洪教人不倦之仁也今謂良知之外別
無知疑于本文爲贅而又以空爲道體聖人與
鄙夫無異則鄙夫已具聖人體段聖人告之但
與其空如稱顏子之庶乎足矣復何兩端之竭
耶心與耳目口鼻以空爲體是也但不知空空
與虛寂何所別
先生曰空空原是道體象山云與有意見人說
話最難入以其不空也鄙夫之空與聖人同故

能叩其兩端而竭焉是非本心人所固有雖聖人亦增減他一毫不得若有一毫意見填實都不能叩而竭矣心口耳目皆以空為體空空卻是虛寂此學脉也

雙江子曰良知是性體自然之覺是也故欲致知當先養性盍不觀易言蓍卦之神知乎要聖人體易之功則歸重於洗心藏密之一語洗心藏密所以神明其德也而後神明之用隨感而應明天道察民故興神物以前民用皆原於此

由是觀之則致知格物之功當有所歸日可見之云者易言潛龍之學務修德以成其身德成自信則不疑於所行日可見於外也潛之爲言也非退藏於密之謂乎知之善物也受命如響神應而妙不待至之而自無不至今曰格物是致知日可見之行隨在致此良知周乎物而不過是以推而行之爲政全屬人爲終日與物往對能免牽已而從之乎其視性體自然之覺何啻千里見謂覺無未發亦不可以寂言求覺於

未發之前不免於動靜之分入於茫昧支離而
不自覺云云疑於先師之言又不類師曰良知
是未發之中寂然大公的本體便自能發而中
節便自能感而遂通感生於寂和蘊于中體用
一原也磨鏡種樹之喻歷歷可攷而謂之茫昧
支離則所未解動靜之分亦原於易易曰靜專
動直靜翕動闢周子曰靜無而動有程子曰動
亦定靜亦定周程深於易者一曰主靜一曰主
定又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

散是以廣大生焉廣大之生原於專翕而直與闢則專翕之發也必如此而後可以言潛龍之學愚夫愚婦之知未動於意欲之時與聖人同是也則夫致知之功要在於意欲之不動非以周乎物而不過之爲致也鏡懸於此而物自照則所照者廣若執鏡隨物以鑒其形所照幾何延平此喻未爲無見致知如磨鏡格物如鏡之照謬謂格物無工夫者以此

先生曰欲致其知在于格物若曰當先養性良

知卽是性體自然之覺又孰從而先之耶易言蓍之神卦之知神知卽是良知良知者心之靈也洗心退藏於密只是良知潔潔淨淨無一塵之累不論有事無事常是湛然的常是肅然的是謂齋戒以神明其德神知卽是神明非洗心藏密之後而後有神知之用也公云致知格物之功當有所歸良知卽是神明之德卽是寂復將何所歸乎格物者大學到頭實下手處故曰致知在格物若曰格物無工夫則大學爲贅詞

師門為勘說求之於心實所未解理一而已性則理之凝聚心則凝聚之主宰意則主宰之發動知則其明覺之體而物則應感之用也天下無性外之理豈復有性外之物乎公見吾人為格致之學者認知識為良知不能入微致其自然之覺終日在應迹上執泥有象安排湊泊以求其是當故苦口拈出虛寂話頭以救學者之弊固非欲求異於師門也然因此遂斬然謂格物無工夫雖以不肖隨在致此良知周乎物而

不遷之說亦以爲全屬人爲終日與物作對牽己而從之恐亦不免於懲羮吹虀之過耳寂是心之本體不可以時言時有動靜寂則無分於動靜濂溪云無欲故靜明道云動亦定靜亦定先師云定者心之本體動靜所遇之時靜與定卽寂也良知如鏡之明格物如鏡之照鏡之在匣在臺可以言動靜鏡體之明無時不照無分於在匣在臺也故吾儒格物之功無間於動靜故曰必有事焉是動靜皆有事廣大之生原於

尊翁尊翁即寂也直而闢即是寂體之流行非
有二也自然之知即是未發之中後儒認纔知
即是已發而別求未發之中故謂之茫昧支離
非以寂感爲支離也致知之功在意欲之不動
是矣周乎物而不過是性體之流行便以爲意
欲之動恐亦求情之過也

雙江子曰仁是生理亦是生氣理與氣一也但
終當有別告子曰生之謂性亦是認氣爲性而
不知係於所養之善否杞柳湍水食色之喻亦

以當下爲具足勿求於心勿求於氣之論亦以不犯做手爲妙悟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是從學問上驗消長非以天地見成之息冒認爲已有而息之也仁者與物同體亦惟體仁者而後能與物同之馭氣攝靈與定息以接天地之根諸說恐是養生家所秘與吾儒之息未可強同而要以收斂爲主則一而已

先生曰仁是生理息即其生化之元理與氣未

嘗離也人之息與天地之息原是一體相資而生陰符有三盜之說非故冒認爲己物而息之也馭氣攝靈與呼吸定息之義不可謂養生家之言而遂非之方外私之以襲氣母吾儒公之以資化元但取用不同耳公謂仁者與物同體亦惟體仁者而後能與物同之却是名言不敢不深省也

雙江子曰息有二義生滅之謂也攻取之氣息則湛一之氣復此氣化升降之機無與於學問

也子之所謂息者蓋王得其所養則氣命於性配義與道塞乎天地生生之機也傳曰虛者氣之府寂者生之機今以虛寂為禪定謂非致知之旨則異矣佛氏以虛寂為性亦以覺為性又有皇覺正覺圓覺明覺之異佛學養覺而嗇於用時儒用覺而失所養此又是其大異處

先生曰性體自然之覺不離倫物感應而機常生生性定則息自定所謂盡性以至于命也虛寂原是性體歸是歸藏之義而以為有所歸與

生生之機微若有待故疑其入于禪定佛家亦是二乘証果之學非即以虛寂爲禪定也佛學養覺而嗇於用時儒用覺而失所養末流之異則然恐亦非所以別儒佛之宗也

格物問答原旨　答敬所王子

展誦來教承示格物問荅拈出無欲二字爲聖學第一義足知良工爲道苦心此原是濂溪主靜無欲派頭然即以格物訓作無欲與先師格物宗旨似尚未契請先發明師門格物之說然

後兵之云云可從而質也
格物之物是意之用處無意則無物矣後儒格
物之說未有是意先有是物必須用持敬工夫
以成其始及至反身而誠又須用持敬工夫以
成其終大學將此用工要緊字義失下待千百
年後方纔拈出多見其不自量也已夫實心之
謂誠誠則一一心之謂敬一則誠非兩事也既
說誠意則不須復說持敬而敬在其中矣故曰
合之以敬而益綴大學誠意以下皆有傳而不

傳致知格物非有缺也誠意之好惡即是物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即是格物毋自欺也不自欺其良知也慎獨即是致知慎獨工夫在好惡上用是謂致知在格物知是寂然之體物是所感之用意是寂感相乘之機非即其物而格之則無以致其知致知格物者誠意之功也大學之要誠意盡之矣故曰補之以傳而益離格物是聖門第一段公案致知在格物謂不離倫物感應以致其知也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良知是天

然之則物是倫物感應之實事如有父子之物斯有慈孝之則有視聽之物斯有聰明之則倫物感應實事上循其天則之自然則物得其理矣是之謂格物

來教謂諸生所問惡外物且不可况欲格而去之亦是善問兄必欲以無欲證之謂指惡外物之物爲父母人倫亦在其中非吾所謂專以爲物欲者也無欲須於人倫事物上磨豈可與惡外物之物同乎云云是以一物爲兩觧反成纒

繞若如先師本旨人倫事物之物即惡外物之物本非二義在人倫事物上磨格其不正以歸於正正是無欲工夫舜明於庶物之物即是格物之物謂之明者致其良知而無所蔽也兄徑以物字作欲字看從古無此訓釋易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曰復小而辨于物曰言有物曰精氣爲物記曰以鄉三物教萬民中庸曰誠者物之終始曰爲物不貳皆未嘗以物爲欲也即如孟子所謂物交物語意在引之然後爲欲亦未

禮節以物訓欲也即如顏子非禮勿視勿聽視

聽物也非禮之視聽方謂之欲勿視勿聽正是

克己無欲工夫亦非并視聽爲欲而欲格去之

也克是修治之義克己猶云修己未可即以己

爲欲克己之己即是由己之己本非二義兄援

爲一章兩解之義謂克己之己不礙由己之己

無欲之物不礙本末之物夫己無二義物無兩

解虛心善觀本自明白兄提得無欲話頭緊緊

隨處與他襯貼故執見未肯盡捨耳

說得好
聽不知
應了多
以

與存齋徐子問答

存齋徐子曰公既高年偕明歲八十矣今忽忽作別恐後會難必將遂虛度此生何以見教

先生曰吾人年入桑榆暮後來光景無多隨身資糧作何幹辦一念相應即無生死縱未能超亦任之而已公靜中所得幸一一見教庶不辜此行也

徐子曰竊謂人之良知無聖無凡無古無今但能存此即隨身資糧具足何勞更辦幹亦何生

死之不可超佛家所謂常住法身者也吾人年
雖已入暮然一息尚存此志不宜少懈請益於
此加勉何如

頂門一針

先生曰良知本來具足本無生死但吾人將意
識承受正是無始以來生死之本不可不辨也
望我公密察勿將魚目混珠吾道之幸也

又要貞人去了

徐子曰知與識吾人誠未能明辨但其病痛却
緣只以良知作談論而不曾實致其知譬如屢
人不曾蓄有本珠故遂以魚目為珠耳今請更

頂門一針

為後學發明致知工夫何如且顧自己莫管後學

先生曰良知無知識則有分別譬如明鏡照物鏡體本無黑白而黑白自辨乃照之用也以照為明奚啻千里若直下認得無知本體百凡應感一照而皆真方不落生死不是識神用事

徐子曰鏡體本瑩故黑白自辨若鏡為塵垢所蔽須用力刮磨以復其本體刮磨正是致知工夫苟執非樹非臺之說只懸空談能辨黑白恐終無益而即其談處先已落想像推測日汩沒

頂門又一針

於識而不自知矣

先生曰致知正是去垢工夫不落想像推測若我公見教誠後學通病不可不深省非樹非臺不是說了便休然須認得本來無物宗旨自無塵埃可惹終日行持只復此無物之體若此外加一毫幇補湊泊終日勤勞秖益虛妄而已

徐子曰我公見教終日行持只是復此無物之體甚善甚善蓋工夫本體原非二物故無二用若以工夫可無無則本體畢竟不可復而當應用

又一針

之時不免求助於幇補湊泊矣

先生曰某所請教不是謂工夫爲可無良知不學不慮終日學只是復他不學之體終日慮只是復他不慮之體無工夫中真工夫非有所加也工夫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盡便是聖人後世學術正是添的勾當所以終日勤勞更益其病果能一念惺惺冷然自然窮其用處了不可得此是究竟語

[illegible]子問

萬曆庚辰春先生過五臺陸子於嘉禾舟中謂曰八十老僧生死一念比舊較切究明此學共證交修同心之願也陸子因舉大慧謂若要徑截理會必須看箇趙州狗子無佛性話頭得這一念子啐地折爆地破方了得生死方名悟入將妄想顛倒底心思量分別底心好生惡死底心知見解會底心一時按下只以話頭為柱杖不得將心等悟不得作道理會不得向舉處承當不得向擊石火閃電光處會不得向意根下

卜度不得向揚眉瞬目處躲根不得向語路上作活計不得向文字中引證不得颺在無事甲裏直得無所用心心無所用時無聊賴皆莫怕落空能知得怕者是誰心頭熱慌慌轉覺迷悶到這裏却是好消息不得放歇提撕來提撕去忽然囮地一聲便見倒斷也此是大慧老婆心切拖泥帶水破生死之利刀舍此更無可用力處先生曰予舊曾以持話頭公案質於先師謂此是古人不得已權法釋迦主持世教無此法

門只教人在般若上留心般若所謂智慧也嗣後傳教者將此事作道理知解理會漸成義學及達磨入中國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從前義學盡與刋下傳至六祖以後失其源流復成義學宗師復立持話頭公案頓在八識田中如嚼鐵酸餡無義路可尋討無知解可湊泊使之認取本來面目圓滿本覺真心因病施藥未嘗有實法與人善學者可以自悟矣先生因却陸子看話頭與致良知公案是同是別陸子

也是箇狠人

一發狠了

曰若要了生死必須看話頭若只守定致良知再得八九十年也了不得先生曰此盡言苦心也今將先師知之一字作趙州無事話頭日用應酬時時不昧此一點靈明不作知解想不作道理會亦不從知上躲根亦不作玄妙領略此便是了了常知宗派否陸子曰公會不得致良知四五十年精神流注在此已有師承且了世間法幹經世事業若要了生死出世間事必須看話頭方是大超脫勾當二者不相和會君請

徑於後之一著先生曰世出世法本非兩事在人自信自悟亦非和會使之一也若教誨我致良知功夫欠誠一真切未免落知解涉義路未能脫得凡心尚以分別爲知未曾復得無知本性不敢不自力若要舍致良知另看箇無字話頭真是信不及且持話頭只爲要見般若本覺真心良知卽是智慧無有二法若欲舍了良知所持又何事耶陸子因請問致良知功夫先生默然良久曰子信得良知未深不曾在一念入微

切已理會故以爲有二法且子自信看話頭果得專精綿密無滲漏否今年已六十亦該着緊時候可得時時刻刻堅持打成一片精神融結無間斷否一切凡心習氣之萌能以無事話頭頓放在何處若以爲功夫未熟還須從根上究竟光明種子以求全體超脫未可專以熟不熟爲解也金剛楞嚴有四相有四病妄認四大爲我相離我視他爲人相所憎爲衆生相所愛爲壽者相有作有止有任有滅爲四病四相不出人我

愛憎四病不出有爲能所凡動氣時皆是我相未忘未離四病學道人未了公案古云打破虛空爲了當不可以不深省也先師良知兩字是從萬死一生中提掇出來誠千聖秘密藏善學者自得之可也陸子曰宋之儒者莫過於濂溪明道只在人天之間亦未出得三界欲界爲初禪色界爲二禪無色界爲三禪雖至非非想天尚住無色界內四禪始爲無欲阿羅漢始出三界天人不足言也先生曰此事非難非易三界

亦是假名總歸一念心忘念慮即超欲界心忘境緣即超色界心不着空即超無色界出此則爲佛乘本覺妙明無俟於持而後得也先師謂吾儒與佛學不同只毫髮間不可相混子亦謂儒佛之學不同不可相混其言雖似其旨則別蓋師門歸重在儒子意歸重在佛儒佛如太虛太虛中豈容說輕說重自生分別子既爲儒還須祖述虞周效法孔顏共究良知宗旨以篤父子以嚴君臣以親萬民普濟天下紹隆千聖之

正傳儒學明佛學益有所證將此身心報佛恩

道固並行不相悖也

尊吾先生批評龍谿王先生語錄鈔卷八